二刻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十八

甄監生浪吞秘藥　春花婢誤洩風情

詩云

自古成仙必有緣、仙緣不到總徒然、
世間多少痴心者。日對丹爐取藥煎

話說昔日有一箇老翁、極好奉道、見有方外人經過、厚加禮待、不敢怠慢、一日有个雙髻蓬頭道人來訪他、身上甚是藍褸、不像卻神色豐滿和暢、老翁疑是異人、迎在家中、好生管待、那道人飲酒食肉、且是好量、老翁只是支持與他、並無厭倦、道人來去了

好个話意

也自難得

幾番老翁相待到底是一樣的道人一日對老翁道貧道叨擾吾丈久矣多蒙老丈再無棄嫌貧道也要老丈到我山居中蒋幾味野蔬少少酧荅厚意一番未知可否老翁道一向不曾問得仙庄在何處有多少遠近老漢可去得否道人道敝居只在山深處原無多遠若隨着貧道走去頃刻就到老翁道這等必定要奉拜則箇當下道人在前老翁在後走離了鄉村鬧市去處一步步走到荒田野徑中轉入山路裏來境界清幽林木茂盛迤邐過了幾个山嶺山凹之中露出幾間茆舍來道人用手指道此間巳是山居

了、不數步、走到面前、道人開了門、拉了老翁一同進去、老翁看那裏面光景時、

雖無華屋朱門氣、　却有琪花瑤草香、

道人請老翁在中間堂屋裏坐下、道人自走進裏面去了一回、走出來道、小蔬已具、老丈且消停坐一會、等貧道去請幾个道伴、相陪閒話、則箇、老翁喜的是道友、一發歡喜、道師父自尊便、老漢自當坐等、道人一徑望外去了、老翁呆呆坐着、等候多時、不見道人回來、老翁有些不耐煩起來、前後走看、此時肚裏也有些飢了、想尋些甚麼東西喫喫、料道廚房中必有、

打從傍門走到厨房中來、誰想厨房中鍋竈俱無、止有些椰瓢棘七之類、又有兩个陶器的水缸、用笠蓬蓋着、老翁走去揭開一个來看、吃了一驚、原來是一盆清水、内浸着一隻雪白小狗子、毛多撏乾净了的、老翁心裏道、怪道他酒肉不戒、還吃狗肉哩、再揭開這一缸來看、這一驚更不小、水裏浸着一个小小孩童、手足多完全的、只是没氣、老翁心裏纔疑道、此道人未必是好人了、吃酒吃肉、又在此荒山居住、没个人影的所在、排家裏放下這兩件東西、狗也罷了、如何又有此炏孩子、莫非是放火殺人之輩、我一向錯

着眼

與他相處了、今日在此也多凶少吉、欲待走了去、又不認得來時的路、只得且耐着、正疑惑間、道人同了一彀道者走來、多是些龐眉皓髮之輩、共有三四个、進草堂中、與老翁相見敘禮坐定、老翁心裏懷着鬼胎、看他們怎麽樣、只見道人道、好教列位得知、此間是貧道的主人、一向承其厚款、無以爲答、今日恰恰尋得野蔬二味在此、特請列位過來、陪奉同享、聊表寸心、道人說罷、走進裏面、將兩个瓦盆盛出兩件東西來、擺在卓上、就每人面前放一雙棘七向老翁道、勿嫌村鄙、略嘗些少、則箇老翁看着卓上擺的二物、

就是水缸內浸的那一隻小狗、一个小孩子、衆道流掀髯拍掌道、老兄何處得此二奇物、盡打點動手、先何老翁推遜、老翁慌了道、老漢自小不曾破犬肉之戒、何況人肉、今巳暮年、怎敢喫此、道人道、此皆素物、但喫不妨、老翁道、就是餓死也不敢喫、衆道流多道、果然立意不喫、也不好相強、拱一拱道、恕無禮了、四五人攢做一堆、將兩件物事吃个罄盡、盆中濺着幾點殘汁、也把來餂乾淨了、老翁呆着臉、不敢開言、只是默看、道人道、老丈既不喫此、枉了下顧、這一番乏物相欵、肚裏飢了、怎好、又在裏面取出些白糕來、遞

與老翁道、此是家製的糕、儘可充飢、請喫一塊、老翁看見是糕、肚裏本等又是餓了、只得取來吞嚼、略覺有些滋味、正是餓得荒時、也管不得好歹了、纔喫下去、便覺精神陡搜起來、想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趁肚裏不餓了、走回去罷、來與道人作別、道人也不再留、但說道、可惜了、此會有慢老丈、反覺不安貧道原自送老丈回去、與衆道流同出了門、衆道流叫聲多謝、各自散去、道人送老翁到了相近鬧熱之處、曉得老翁已認得路、不別而去、老翁獨自走了家來、心裏只疑心道、一干人多不是善男子、好相識、眼見

得喫狗肉喫人肉慣的、是一夥方外採生靈割做歹事的強盜也、不見得過了兩月、那個雙髻髻的道人、又到老翁家來、對老翁拱手道、前日有慢老丈老翁道、見了異樣食品、至今心裏害怕、道人笑道、此乃老丈之無緣也、貧道歷劫修來、得遇此二物、不敢私享、念老丈相待厚意、特欲邀至山中、同衆道侶食了此味、大家得以長生不老、豈知老丈仙緣尚薄、不得一嘗、老翁道、此一小犬小兒、豈是仙味、道人道、此是萬年靈藥、其形相似、非血肉之物也、如小犬者、乃萬年枸杞之根、食之可活千歲、如小兒者、乃萬年人參成

形食之可活萬歲皆不宜犯煙火只可生喫若不然吾輩皆是人類豈能如虎狼喫那生犬生人又毫無骸骨吐弃乎老翁纔想着前日喫的光景果然是大家生喫不見骨頭此出來方信其言是真懊悔道老漢前日直如此懵懂師父何不明言道人道此乃生成的緣分沒有此緣豈可洩漏天機今事已過了方可說破老翁搥胸跌足道眼面前錯過了僊緣悔之何及師父而今還有時再把一个來老漢喫喫道人笑道此等靈根尋常豈能再遇老丈前日雖不曾嘗得二味也曾喫過千年茯苓自此也可一生無疾壽

過百歲了、老翁道甚麼茯苓、道人道、那前日所食白糕便是、老丈的緣分只得如此、非貧道不欲相度也、道人說罷而去、已後再不來了、自此老翁整整直活到一百餘歲、無疾而終、可見神仙自有緣分、仙藥就在面前、又有人有心指引的、只爲無緣、兀自不得到口、却有一等癡心的人、聽了方士之言、指望煉那長生不死之藥、死死貪求、弄那金石之毒、到了肚裏、一發不可復救、古人有言、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自晉人作興那五石散、寒食散之後、不知多少聰明的人、被此壞了性命、臣子也罷、連皇帝裏邊、藥發不救

只此是丹頭

的也有好幾个這迷而不悟却是爲何只因製造之藥其方未嘗不是仙家的遺傳却是神仙製煉此藥須用身心寧靜一毫嗜慾俱無所以服了此藥身中水火自能匀鍊故能骨力堅強長生不死今世製藥之人先是一種貪財好色之念横于胸中正要借此藥力掙得壽命可以恣其所爲意思先錯了又把那耗精勞形的軀殼要降伏他金石燥煉之藥怎當得起所以十个九个敗了朱文公有感遇詩云

道極世人之弊

飄搖學仙侶　遺世在雲山
盜啓元命秘　竊當生死關

果能偷得生來不必如此講道學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
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
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看了文公此詩、也道仙藥是有的、只是就做得來也、犯造化所忌、所以不願學他、豈知道些不明道理之人、只要鑽做鑽喫、豈有天上如此沒淸頭把神仙與你這夥人做了去、落得活活弄殺了、而今說一个人信着方上人、好那丹方鼎器、弄掉了自巳性命、又幾乎連累出幾條人命來、

欲作神仙、先去嗜欲、
愚者貪淫、惟日不足、
借力藥餌、取歡枕褥、
一朝藥敗、金石皆毒、
誇言鼎器、鼎折覆餗、

話說國朝山東曹州、有一个甄廷詔、乃是國子監監生、家業富厚、有一妻二妾、生來有一件僻性、篤好神仙黃白之術、何謂黃白之術、方上丹客哄人鍊丹、說養成黃芽、再生白雪、用藥點化爲丹、便鉛汞之類、皆變黃金白銀、故此鍊丹的、叫做黃白之術、有的只貪

甚哉未有不相兼者

圖銀子、指望丹成、有的說丹藥服了、就可成仙度世、又想長生起來、有的又說內丹成、外丹亦成、却用女子爲鼎器、與他交合、採陰補陽、捉坎塡離、鍊成嬰兒姹女、以爲內丹名爲採戰功夫、乃黃帝容成公彭祖御女之術、又可取樂、又可長生、其中有本事不濟、等不得女人精至、先自戰敗了的、只得借助藥力、自然堅強耐久、有許多話頭、做作哄動這些血氣未定的少年、其實有枝有葉、有滋有味、那甄監生心裏也要鍊銀子也要做神仙也要女色取樂無所不好、但是方士所言之事、無所不依、被這些人弄了幾番諠頭、

剛刀大梨世間豈有如許便宜事

歌不見佳如何能動人

提了幾番，罐子只是不知悛悔，妖心塌地在裏頭，把一个好好的家事，弄得七零八落，田產多賣盡，用度漸漸不足了，同鄉有个舉人朱大經，苦口勸諫了幾遭，只是不悟，乃作一首口號勸他道：

曹州有个甄廷詔，　養着一夥真強盜，
養砂乾汞立投詞，　採陰補陽去禱告，
一股青煙不見踪，　十頃好地隨人要，
家間妻子低頭惱，　街上親朋拍手笑。

又做一首歌警戒他道，

聞君多〻智兮，何邪正之混施，聞君好道兮，何妻子

之嗟吝兮知君不孝兮、弃祖業而無遺、又知君不壽兮、耗元氣而難醫、

甄監生得知了心裏惱怒、發个冷笑道、朱舉人肉眼凡夫、那裏曉得就裏、說我弃了祖業、這是他只據目前、怪不得他說也罷、怎反道我不壽、看你們倒做了仙人不成、恰像與那个鬭氣一般的、又把一所房子賣掉了、賣得一二百兩銀子、就、氣討了四个丫頭、要把來採取做鼎器、內中一个喚名蓉花、獨生得標緻出衆、甄監生最是喜歡、自不必說、一日請得一个方士來、沒有名姓、道號玄玄子、與甄監生講着內外

丹事、甚是精妙、甄監生說得投機、留在家裏多日、把向來弄過舊方請教他、玄玄子道、方也不甚差、藥材不全、所以不成、若要成事、還要養煉藥材、這藥材須到道口集上去買、甄監生道、藥材明日我與師父親自買去、買了來從容養煉、至于內外事口訣、先要求教、玄玄子先把外丹養砂乾汞許多話頭傳了、再說到內丹採戰、抽添轉換、升提呼吸、要緊關頭、甄監生聽得津津有味、道學生于此事究心已久、行之頗得其法、只是到得沒後一着、不能忍耐、有時提得氣上、忍得牢了、却又興趣已過、便自軟痿、不能抽送、以此

不能如意、玄玄子道、此事最難在此地位、須是形交而神不交、方能守得牢固、然功夫未熟、一个上蒸、要神不交、才付之無心、便自軟痿、所以初下手人、必須借力于藥、有不倒之藥、然後可以行久御之術、有久御之功、然後可以收陰精之助、到得後來、收得精多、自然剛柔如意、不必用藥了、若不先資藥力、竟自講究其法、便有些說時容易、做時難、弁得不驚駭、落得損了元神、甄監生道、藥不過是春方、有害身子、玄玄子道、春方乃小家之術、豈是仙家所宜用、小可有鍊成秘藥、服之久久、便可骨節堅強、長生度世、若試用

再傳、女子當行效
忍不住妙

閂器、陽道壯偉堅熱、可以膠結不解、自能紳縮、女精立至、即夜度十女、金鎗不倒、此乃至寶之丹、萬金買藥也、甄監生道、這个就要相求了、玄玄子便去葫蘆內傾出十多丸來、遞與甄監生道、此藥每服一丸、然未可輕用、還有解藥、那解藥合成、尚少一味、須在明日一同這些藥料買去、甄監生收受了丸藥、又要玄玄子參酌內丹口訣、與同之處、玄玄子道、此須晚間臥榻之上、才指點得完、道明白傳受得做法手勢、親切、甄監生道、總是明日要起早、到道門集上去買藥、今夜學生就同在書房中、一處宿了講究、便是、當下

分付家人早起做飯、天未明就要起身、倘或睡着了、
飯熟時、來叫一聲、家人領命已訖、是夜遂與玄玄子
同宿書房、講論房事傳授口訣、約莫一更多天、然後
睡了、第二日天未明、家人們起來做飯停當、來叫家
主起身、連呼數聲、不聽得甄監生荅應、却驚醒了玄
玄子、玄玄子摸摸牀子、不見主人家、回說道、昨夜一
同睡的、我睡着了、不知何往、今不在床上了、家人們
道、那有此話、推進門去、把火一照、只見床上裏邊玄
玄子睡着、外邊脫下裏衣一件、却不見家主、盡道想
是原到裏面睡去了、走到裏頭敲門問時、說道昨晚

不知甚只卻不代熱何斗

不曾進來、合家驚起、尋到書房外邊一个小室之内、只見甄監生直挺挺眠于地上、看看口鼻時、已是沒氣的了、大家慌張起來、道這死得希奇、其子甄希賢聽得慌忙走來、仔細看時、口邊有血流出、希賢道、此是中毒而死、必是方士之故、希賢平日見父親所爲、心中不伏氣、怪的是方士、不匡父親這樣死得不明、不恨方士恨誰、領了家人、一頭哭一頭走、趕進書房中、撳著玄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拳頭脚尖齊上、先是一頓亂打、玄玄子不知一些頭腦、打得口裏亂叫、老爺相公、親爹爹且饒狗命、有話再說、甄希賢道快

還我父親的性命來、玄玄子慌了道、老相公怎的了、家人走上來一个巴掌打得應聲響道、怎的了、怎的了、你難道不知道的假撇清麽、一把抓來、將一條鉄鍊、鎖住在甄監生尸首邊了、一邊收拾後事、待天色大明了、寫了一狀、送這玄玄子到縣問來、知縣當堂問其實情、甄希賢道、此人哄小人父親鍊丹、晚間同宿、就把毒藥藥死了父親、口中現有血流、是謀財害命的、玄玄子訴道、晚間同宿是眞、只是小的睡着了、不知幾時走了起去、以後又不知怎麽樣死了、其實一些也不知情、知縣道、胡說、旣是同宿、豈有不知情

的、況且你每這些游方光棍、有甚麼事做不出來、玄
玄子道、小人見這个監生好道打點哄他些東西情
是有的、至于外事、其實不知、知縣冷笑道、你難道肯
自家說、是怎麼樣做的不成、自然是賴的、叫左右將
夾強盜的頭號夾棍、把這光棍夾將起來、可憐那玄
玄子、
管什麼玄之又玄、只看你熬得不得、吆阿力重、這
算做洗髓伐毛、叫喊聲高、用不着存神閉氣、口中
白雪流將盡、殺道黃芽掙出來、
當日把玄玄子夾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又打勾一

鹽神是眞鏡方士是報應宜有此

二百榔頭、玄玄子雖然是江湖上油嘴棍徒、卻是慣哄人家好酒好飯喫了、叫先生叫師父尊敬過的、到不曾喫着這樣苦楚、好生熬不得、只得招了道用藥毒死圖取財物是實、知縣叫畫了供、問成死罪、把來收了大監、待疊成文案、再申上司、鄉里人聞知的、多說甄監生尊信方士、卻被方士藥死了、雖是甄監生迷而不悟、自取其禍、那些方士這樣沒天理的、今官府明白、將來抵罪、這才爲現報了、親戚朋友沒个不歡喜的、至于甄家家人平日多是恨這些方士入骨的、今見家主如此死了、恨不登時咬他一塊肉、斷送

此是成仙種根印

得他在監裏閒非，人人稱快，不在話下。豈知天下自有冤屈的事。元來甄監生二妻四婢，惟有春花是他新近寵愛的，終日在閨門之內輪流侍寢，採戰取樂。終久人多耳目衆，覺得春花興趣頗高，得着同伴竊聽，不能盡情意，思要與他私下在那里弄一个翻天覆地的快活。是夜口說在書房中歇宿，其實暗地裏約了春花，晚間開出來，同到側邊小室中行事。春花應允了。甄監生先與玄玄子同宿，教導術法，傳授了一更多次，習學得熟，正要思量試用，看見玄玄子睡着，即走下床來，披了衣服，悄悄出來，走到外邊，恰好

春花也在裏面走出來兩相遇着攜着手竟到側邊小室中、有一把平日坐着運氣的禪椅在內、叫春花脫了下衣坐好在上面了、甄監生就擎弄起來、接着方法九淺一深、你呼我吸、弄勾多時、那春花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興趣正濃、弄得渾身酥麻、做出千嬌百媚哼哼嚬嚬的聲氣來、身子好像蜘蛛做網一般、把屁股向前突了一突又突一突兩隻脚一伸一縮踏車也似的不住間深之處、緊抱住甄監生叫聲我的爹快活死了、早已陰精直洩、甄監生看見光景、興動了、也有些喉急忍不住、急按住身子、閉着一口氣、

將尾閭往上一趨、如忍大便一般、纔出得不來、那些清水游精也流个不住、雖然忍住了、只好站着不動、養在陰戸裏面、要再抽送、就差不多丟出來、甄監生極了、猛想道、日間玄玄子所與秘藥、且喫他一丸、必是耐久的、就在袖裡摸出紙包來、取一丸、用唾津嚥了下去、纔嚥得下、就覺一股熱氣、竟趨丹田、一霎時陽物振盪起來、其熱如火、其硬如鉄、毫無起初欲洩之意了、發起狠來、儘力抽送、春花快活連聲、甄監生只覺他的陰戸窄小了好些、元來得了藥力、自巳的肉具漲得黄瓜也似大了、用手摸摸、兩下湊着肉沒

舉事也好藥也何妨戌但只恐笑花惹來耳

些些縫地、甄監生曉得這藥有些妙處、越加樂意、只是陰戶塞滿、微覺抽送艱澁、却是這藥果然靈妙、不必抽送、裏頭肉具自會伸縮、弄得春花死來活去、又丟過了一番、甄監生虧得藥力、這番耐得住了、誰知那陽物得了陰精之助、一發熱硬壯偉、把陰中滿水熯乾、兩相吸牢、扯拔不出、甄監生想道他日間原說還有解藥、不曾合成、方纔性急頭上、一下子喫了、而今怎得藥來解他、心上一急、便有些口渴氣喘起來、對春花道、怎得口水來喫喫便好、春花道放我去取水來與你喫、甄監生待要拔出時、却像皮肉粘連、生

不如意事常八九

了根的、畧畧扯動兩下叫疼的了不得、甄監生道、不好不好、待我高聲叫个人來取水罷、春花道、似此粘連的模樣、叫个人來看見、好不羞殺、甄監生道、這等如何能勾解開、春花道、你丟了不得、甄監生道、說得是、雖是我們內養家不可輕泄、而今弄到此地位、說不得了、因而一意要泄、誰知這樣古怪、先前不要他住、却偏要潰將出來、而今要泄了時、却被藥力滋住、落得頭紅面熱、火氣反望上攻、口裏哼道、活活的急殺了我、咬得牙齒格格價響、大喊一聲道、罷了我了、兩手撒放、撲的望地上倒了下來、春花只覺陰戶裏

得生疼、且喜已脫出了、連忙放下雙脚、站起身來道、這是怎的說、去扶扶甦監生時、聲息俱無、四肢挺直、但身上還是熱的、（藥力未散）叫問不應了、春花慌了手脚道、這事利害、若聲張起來、不要說着人、我這罪過須逃不去、總是夜裏没人知道、瞞他娘罷、且不管家主死活、輕輕的脫了身子、望自已臥房裏只一溜溜進去睡了、並没一个人知覺、到得天明、合家人那查夜來細帳、却把一个甚麼玄玄子頂了缸、以消平時惡氣、再不説他寃枉的了、只有春花肚裏明白、懷着鬼胎、不敢則聲、眼盼盼便做這个玄玄子悔氣不着也罷、看

官、你道這些方士、固然可恨、却是此一件事、是甄監生自家悞用其藥、不知解法、以致藥發身死、並非方士下手故殺的、況且平時提了罐着了道兒的、又別是一夥、與今日這个方士没相干、只爲這一路的人、衆惡所歸、官打見在、正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又道是拿着黄牛便當馬、又是个無根蒂的、没个親戚朋友、與他辨訴一紙狀詞、活活的頂罪罷了、却是天理難昧、元不是他謀害的、畢竟事久辨白出來、這放着做後話、且說甄希賢自從把玄玄子送在監裏了、歸家來成了孝服、把父親所作所爲盡更變過來、將[illegible]

野叟之蠢

爐丹竈之類打得粉碎一意做人家先要賣去這些做鼎器的使女其時有同里人李宗仁是个富家子弟新斷了絃聞得甄家使女多有標緻的不惜重價來求一看希賢叫將出來看時頭一名就點中了春花用掉了六十多兩銀子討了家去宗仁明曉得春花不是女身却容貌出衆風情動人兩下多是少年你貪我愛甚是過得綢繆春花心性飄逸好喫幾杯酒有了酒其興愈高也是甄家家裏操鍊過是能征慣戰的手段宗仁肉麻頭裏高興時節問他甄家這些採戰光景春花不十分肯說直等有了酒纔畧畧

說些出來、宗仁一日有親眷家送得一小罈美酒來妻兩个、將來對酌、宗仁把春花勸得半醉、兩个上床、乘着酒興、幹起事來、就便問起甄家做作、春花也斜着雙眼道、他家勁不動、喫了藥做事、好不爽利煞人、只有一日正弄得極快活、可惜就收場了、宗仁道、怎的就收場了、春花道、人多弄殺了、不收場怎的、宗仁道、我正見說甄監生被方士藥死了的、春花道、那里是方士藥死、這是一樁寃枉事、其實只是喫了他的藥、不解得自弄死了、宗仁道、怎生不解得弄死了、春花却把前日晚間的事、是長是短、備細說了一遍、宗

彌子瑕从餘桃前車得罪正此急

仁道、這等說起來、你當時却不該瞞着、急急叫起人來、或者還可有救春花道、我此時慌了、只管着自已身子乾淨、躲得過便罷了、那里還管他死活、宗仁道、這等你也是个沒情的、春花道、若救活了、今日也沒你的分了、兩个一齊笑將起來、雖然是一番取笑說話、自此宗仁心裏、畢竟有些嫌鄙春花、不足他的意思、看官聽說、大凡人情、專有一件古怪、心裡熱落時節、便有些缺失之處、只管看出好來、略有些小不像意、起頭遷你承奉他、多是可嫌的、并那平日見的好處、也要掭相出不好來、這多是緣法在裏頭、有一隻

公妻且說一分話正此

小詞兒單說那緣法盡了的、緣法兒盡了、諸般的改變、緣法兒盡了、要好也再難、緣法兒盡了、恩成怨、緣法兒若盡了、好言當惡言、緣法兒盡了、也動不動變了臉。

今日說起來、也是春花緣法將盡、不該趁酒興把這些話柄、一盤托了出來、男子漢心腸、見說了許多用藥淫戲之事、先自有些撚酸不耐煩、覺得十分輕賤、又兼說道、弄火了在地上、不管好歹、且自躲過、是个無情不曉事的女子、心裏澹薄了好些朝暮情意、漸漸不將春花看得光景出來、心裏老大懊悔、正是一

言既出，駟馬難追。此時便把舌頭剪了下來，嘴唇纔了攏去，也没一毫用處。思量一轉，便自搥胸跌足，時刻不安。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公婆處有甚麽不合意，罵了他弄死漢子的賤淫婦。春花聽見，恰恰道着心中之事，又氣惱，又慚悔，没怨悵處。婦人短見，走到房中，一索吊起。無人防備的，那个來救解？不上一个時辰，早已嗚呼哀哉。

只緣身作延年藥，一服曾經送主終。
今日投繯殆天意，雙雙採戰夜臺中。

却說春花含羞自縊而死，過了好一會，李宗仁纔在

外廂走到房中、忽見了這件打鞦韆的物事、喫了一驚、慌忙解放下來、早已氣絶的了、宗仁也有些不忍哭將起來、父母聽得、急走來看時、只叫得苦、老公婆兩个互相埋怨道、不合罵了他幾句、誰曉得這樣心性、就做短見的事、宗仁明知道是他自懷羞愧之故、不好說將出來、鄰里地方、聞知了來問的、只含糊囬他道、妻子不孝、毀罵了公婆、懼罪而死、幸喜春花是甄家遠方討來的、設有親戚、無人生端告執人命、却自有這夥地方人等、要禀知官府、投遞結狀、相驗尸傷、許多套數、宗仁也被纏得一个不耐煩、費掉了些

些盤費、纔得停妥、也算是大悔氣、春花既死、甄監生、家裏的事、越無對証、這方士玄玄子、永無出頭日子、誰知天理所在、事到其間、自有機會出來、其時山東巡按是靈寶許襄毅公、按臨曹州、會審重囚、看見了玄玄子這宗案卷、心裏疑道、此輩不只用藥毒人、固然有這等事、只是人既死了、為何不走、次早提問這事、先吽問甄希賢、希賢把父親枉死之狀、說了一遍、許公道、汝父既與他同宿、被他毒了、想就死在那房裏的了、希賢道、死在外邊小室之中、許公道、為何又在外邊、希賢道、想是藥發了、當不得亂走出來尋

謀事肯如此精細未有不得情者

人一時跌倒了的許公道這等那方士何不逃了去希賢道彼時合家驚起登時拿住所以不得逃去許公道殺了幾時你家纔知道希賢道約了天早同去買藥因家人叫呼不應不見蹤跡前後找尋纔看見殺了的許公道這等他要走時也去久了他招上說謀財害命謀了你家多少財而今在那里希賢道止是些買藥之本十分不多還在父親身邊不曾拿得去許公道這等他毒殺你父親何用希賢道正是不知為何這等毒害許公就叫玄玄子起來先把氣拍一敲道你這夥人殺有餘辜你藥死甄廷詔待要怎

自是眞情
聽可聽

只用口訣
方發低想
出試用之

的玄玄子道、廷詔要小人與他鍊外丹、打點哄他些銀子、這心腸是有的、其實藥也未曾買、正要同去買了、纔弄起頭、小人爲何先藥死他、前日熬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許公道與你同縮是眞的麼、玄玄子道、先在一床上宿的、後來睡着了、不知幾時走了去、小人睡夢之中、只見許多家人打將進來、拿小人去償命、小人方知主人死了、其實一些情也不曉得、許公道、爲甚麼與你同宿、玄玄子道、要小人傳內事功夫、小人傳了他些口訣、又與了他些丸藥、小人自睡了、許公道、丸藥是何用的、玄玄子道、是房中秘戲之藥、許

公點頭道是了是了又叫甄希賢問道你父親房中有幾人希賢道有二妾四女許公道既有二妾焉用四女希賢道父親好道用爲鼎器許公道六人之中誰爲最愛希賢道二妾巳有年紀四女輪侍春花最愛許公道今花在否希賢道巳嫁出去了許公道嫁在那里快喚將來希賢道近[illegible][illegible]了許公道怎樣死了希賢道聞是自縊死的許公[illegible]哈大笑道卽是一樁事一個情也其夫是何名姓希賢道是李宗仁許公就掣一籤差个阜隷去不一時拘將李宗仁來許公問道你妻子爲何縊死的宗仁磕頭道是不孝公

可謂神明矣

姑懼罪而死許公故意作色道分明是你致死了他還要胡說宗仁慌了道妻子與小人從來好的並無說話地方鄰里見有干結在官委是不孝小人的父母父母要聲說自知不是縊死了的許公道你且說他如何不孝宗仁一時說不出來只得支吾道毀罵公姑許公道胡說既敢毀罵是个放潑的婦人了有甚懼怕就肯自死指着宗仁道這不是他懼怕還是你的懼怕宗仁道小人有甚懼怕許公道你懼怕甄家醜事彰露出來鄉里間不好聽故此把不孝惧罪之說支吾過了可是麼宗仁見許公道着眞情把个

臉漲紅了、開不得口、許公道你若實說我不打你、若有隱匿、必要問你償命、宗仁慌了、只得實實把妻子春花喫酒醉了、說出真情、甄監生如何相約、如何採戰、如何吃了藥、不解得一口氣死了的話、備細述了一遍、道自此以後、心裏嫌他、委實沒有好氣相待、妻子自覺失言、慚恨自縊、此是真情、因怕鄉親恥笑、所以只說因罵公姑、懼怕而死、今老爺所言、分明如見、小人不敢隱瞞一句、只望老爺超生、許公道、既實說了、你原無罪、我不罪你、一面錄了口詞、就叫玄玄子來道、我曉得甄廷詔之死、與你無干、只是你藥如此

誤事、如何輕自與人、玄玄子道、小人之藥、原用解法、今甄廷詔自家妄用喪了性命、非小人之罪也、許公道却也悞人不淺、提筆寫道、

審得甄廷詔誤用藥而死于淫。春花婢醉泄事而死于悔、皆自貽伊戚、無可爲抵、兩死相償足矣、玄玄子財未交涉、何淮虫謀死、尚身留必非毒害、但淫藥誤人、罪亦難免、甄希賢痛父執命、告不爲誣、李宗仁無心喪妻、情更可憫、俱免擬釋放、

當下將玄玄子打了廿板、引庸醫殺人之律、問他杖一百、逐出境、押回原籍、又行文 山東六府、凡軍民之

家、敢有聽信術士道人邪說、採取鍊丹者、一體問罪、發放了畢、甄監生同去與合家說了、纔曉得當日甄監生死的緣故、却因春花、春花又爲此縊死、深爲駭異、盡道雖不干這个方士的事、却也是平日誤信此輩致有此禍也、六府之人、見察院行將文書來、張挂告示、三三兩兩、盡傳說甄家這事、乃察院明斷、以爲新聞、好些好此道的、也不敢妄做了、真足爲好內外丹事者之鑒、

從來內外有丹術、　不是貪財與好色、
外丹原在廣施濟、　內丹却用調呼吸、

而今燒汞要成家
採戰無非圖救急
戕樹神僊累刼修
不及庸流眼前力
一盆火內鍊能成
兩片皮中掏得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九

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

詞云

擾擾勞生，待足何時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翻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碌碌。

此詞乃是宋朝詩僧晦菴所作滿江紅前闋，說人生富貴榮華，常防翻覆，不足憑恃。勞生擾擾，巴前算後，每懷不足之心，空白了頭，沒用處。不如隨緣過日的好。只看宋時嘉祐年間有一个宣議郎萬延之，乃是

錢塘南新人、曾中乙科出仕、性素剛直、做了兩三處地方州縣官、不能屈曲、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見水鄉陂澤、可以耕種作田的、因為低窪、有水即沒、其價甚賤、萬氏費不多些本錢、買了無數、也是人家該興、連年亢旱、是處低田大熟、歲收租米萬石有餘、萬宣義喜歡、每對人道、吾以萬為姓、今歲收萬石、也勾了我了、自此營建第宅、置買田園、扳結婚姻、有人來獻勤作媒、第三個女子、說合駙馬都尉王晉卿家孫女為室、約費用二萬緡錢、纔結得這頭親事、兒子因是駙馬孫婿、得補三班借職、一時富貴薰人、詐民無

算他家有一个瓦盆，是希世的寶物，乃是初選官時，
在都下，爲銅禁甚嚴，將十个錢市上買這瓦盆來盥
洗，其時天氣凝寒，注湯沃面，道了將殘湯傾去，還有
傾不了的，多少留些在盆内，過了一夜，凝結成冰，看
來竟是桃花一枝，人來見了，多以爲奇，說與宣義，宣
義看見道，水結攏來，原是花的，偶像桃花，不是奇事，
不以爲意，明日又復剩些殘水在内，過了一會，看時，
另結一枝開頭牡丹，花朶豐滿，枝葉繁茂，人工做不
來的，報知宣義，來看，道今日又換了一樣，難道也是
偶然，宣義方纔有些驚異，道這也奇了，且待我再試

一試觀自把瓦盆拭淨另灑些水在裡頭次日再看一發結得奇異了乃是一帶寒林水村竹屋斷鴻翹鷺遠近煙樹宛如圖畫宜義大駭曉得是件奇寶與將銀匠來把白金鑲了外層將錦綺做了包袱十襲珍藏但遇凝寒之日先期約客張筵置酒賞那盆中之景是一番另結一樣再沒一次相同的雖是名家画手見了遠愧不及前後色樣甚多不能悉紀只有一遭甚奇異的乃是上皇登極恩典下須致仕官皆得遷授一級宜義郎加遷德郎勅下之日正遇着他的生辰親戚朋友來賀喜的滿坐堂中是日天氣大

寒、酒席中放下此盆、灑水在內、須臾凝結成象、却是一塊山石上、坐着一个老人、左邊一鹿、右邊一隺、儼然是一幅壽星到滿堂飲酒的、無不喜躍讚歎、內中有知今識古的士人、議論道、此是甆器、無非凡火燒成、不是甚麼天地精華、五行間氣結就的、有此異樣、理不可曉、誠然是件罕物、又有小人輩脅肩諂笑、援臂搖唇、稱道、分明萬壽無疆之光、不是天下大福人、也不能勾有此異寶、當下盡歡而散、此時萬氏又富又貴、又與皇親國戚聯姻、豪華無比、勢焰非常、盡道、、、、、、、、、、、是用不盡的金銀、享不完的福祿了、誰知過眼雲煙

可入五行志

容易消散。宣德郎萬延之死後，其三兒子補三班的也死了。駙馬家裡見女婿既死，來接他郡主回去，就道萬家家資多是郡主府中帶來的，發着二三十房婢內外一搶，席捲而去。萬家兩个大兒子只好眼睜睜看他使勢行兇，不敢相爭，內財一空。所有低洼田千頃，每遭大水淹沒，反要賠糧，巴不得推與人了，倒乾淨。惡人占去，家事盡消，兩子寄食親友，流落而終。此寶盆被駙馬家取去後，來歸了蔡京太師。識者道此盆結冰成花，應着萬氏之富，猶如冰花一般，原非堅久之象，乃是不祥之兆。然也是事後如此猜度，當

他盛時那個肯是這樣想敢是這樣說直待後邊看來真個是如同一番春夢所以古人寓言做着那鄲夢記櫻桃夢記盡是說那富貴繁華直同夢境却是一個人做得一個夢了却一生不如莊子說那牧童做夢日裡是本相夜裡做王公如此一世更為奇特聽小子敷演來看

人世原同一夢　夢中何異醒中
若果夜間富貴　只算半世貧窮

話說春秋時魯國曹州有座南華山是宋國商丘小蒙城莊子休流寓來此隱居著書得道成仙之處後

人稱莊子爲南華老僊所著書就名爲南華經皆因此起彼聠山畔有一田舍翁姓莫名廣專以耕種爲業家有肥田數十畝耕牛數頭工作農夫數人都詹草屋衣食豐足算做山邊一個土財主他並無子嗣與庄家老姥夫妻兩個早夜算計思量無非只是耕田鋤地養牛牧猪之事有幾句詩单道田舍翁的行徑

田舍老翁性夷逸僻尙小山結幽室生意不滿百畝田力耕水耨艱爲食春晚喧喧布穀鳴春雲靄靄雨滴滴呼童載犂躬負鋤手牽黃犢頭戴笠一

耕不自已，再耕還自力，三耕且種苗，看看秀而穎，夏耘勤勤秋複來，禾黍如雲堪刈銍、擔籮負襲紛歛歸，倉盈囷滿居無隙，致妻囊酒賽田神，烹羊宰豚享親戚，擊鼓鼕鼕樂未央，忽看玉兎東方白，

那個莫翁，勤心苦底，牛畜漸多，庄農不足，要尋一個童兒，專管牧養，其時本處有一個小廝兒，祖家姓言，因是父母雙亡，寄養在人家，就叫名寄兒，生來愚蠢，不識一字，也沒本事做別件生理，只好出力做工度活，一日在山邊拔草，忽見一個雙丫髻的道人走過，把他來端相了一回道，好個童兒，儘有道骨，可惜痴

性頗重，苦障未除，肯跟我出家麼。寄兒道，跟了你，怎受得清淡，過道人道，不跟我，怎受得煩惱，過也罷。我有個法兒，教你夜夜快活，你可要學麼。寄兒道，夜裡快活，也是好的，怎不要學。師父可指教我。道人道，你識字麼。寄兒道，一字也不識。道人道，不識也罷。我有一句真言，只有五個字。既不識字，口傳心授，也容易記得。遂叫他將耳朶來，說與你聽，你牢記着，是那五個字，乃是，

婆珊婆演底

道人道，臨睡時，將此句念上百遍，管你有好處。寄兒

莫戊吉寅
生此六合
台你卜也
華行華亡
不是也糖
是子虛無

謹記在心。道人道。你只依着我。後會有期。捻着漁鼓簡板。口唱道情。飄然而去。是夜奇兒果依其言。整整念了一百遍。然後睡下。纔睡得着。就入夢境。正是

人生勞擾多辛苦　已遥山間枕石眠
况是夢中遊樂地　何妨一覺睡千年

看官牢記話頭。這回書。一段說夢。一段說真。不要認錯了。却說吉奇兒睡去。夢見身爲儒生。粗知文義。正在街上斯文氣象。搖來擺去。忽然見個人來說道。華胥國王黃榜招賢。何不去求取功名。圖個出身。寄見聽見急取官名寄華。恍恍惚惚。不知塗抹了些甚麼。

是之類

東西叫做萬言長策將去獻與國王國王發與那掌文衡看閱寄華使用了些褭蹄金作爲贄禮掌文衡的大悅說這個文字乃驚天動地之才古今罕有加上批點呈與國王國王授爲著作郎主天下文章之事旗幟鼓樂高頭駿馬送入衙門到任寄華此時身子如在雲裡霧裡好不風騷正是

電光石火夢中身　白馬紅纓彩色新
我貴我榮君莫羨　做官何必讀書人

寄華跳下得馬一個虛跌驚將醒來擦擦眼看一看仍睡在草鋪裡面叫道啞啞作他娘的怪我一字也

不識的，卻夢見獻甚麼策，得做了官，曾甚麼天下文章，你道是真夢麼，且看他怎生應驗，噹噹的還定着性想那光景，只見平日往來的鄰里沙三走將來，叫寄兒道，寄哥，前村莫老官家尋人牧牛，你何不投與他家了，省得短趁，閒了一日，便待嚼本，寄兒道，投在他家，可知好哩，只是沒人引我去，沙三道，我昨日已與他家說過你了，今日我與你同去，只要寫下文券就成了，寄兒道，多謝美情，擡舉則個，兩個說說話話一同投到莫家來，莫翁問其來意，沙三把寄兒勤謹過人，願投門下牧養，說了一遍，莫翁看寄兒模樣老

實氣力粗夯也自歡喜情愿僱倩叫他寫下文契寄
兒道我須不識字寫不得沙三道我寫下你畫個押
罷沙三曾在村學中讀過兩年書儘寫得幾個字便
寫了一張情愿受僱專管牧畜的文契雖有幾個不
成的字兒意會得去也便是了後來年月之下要畫
個押字沙三畫了寄兒拿了一管筆不知左畫是右
畫是自想了暗笑道不知昨夜怎的做了萬言長策
來捻着筆千斤來重沙三把定了手纔畫得一個十
字莫翁當下發了一季工食着他在山邊草房中住
宿專管牧養寄兒領了匙鑰與沙三同到草房中寄

兒謝了沙三些常例婉餞。是夜就在草房中宿歇。依着道人念過五字眞言百遍。倒翻身便睡。看官你道。從來只有說書的嘴上前因那有做夢的接着前事。而今煞是古怪。寄兒一覺睡去。仍舊是昨夜言寄華的身分頭冠東帶。新到著作郎衙門。升堂理事。只見蹌蹌濟濟。一班儒生。將着文卷。多來請教寄華一一批答。好的。歹的。圈的。抹的。發將下去。紛紛爭看。衆人也有服的。也有不服的。讀謗閧嚷起來。寄華發出規條。分付多要遵繩束。如不伏者。定加鞭笞。衆儒方[illegible]耳拱聽。不敢放肆。俱各從容雅步。逡巡而退。是日[illegible]

衙門官擺着公會筵席特賀到任美酒嘉餚珍羞百味歌的歌舞的舞大家盡歡直喫到斗轉參橫纔得席散回轉衙門裏來那邊就寢這邊方醒想着明明白白記得的不覺失笑道好怪麽那裏說起又接着昨日的夢身做高官管着一班士子看甚麽文字我曉得文字中喫的不中喫的落得喫了些酒席倒是快活起來抖抖衣服看見襤褸噴道不知昨夜的袍帶多在那裏去了將破布襖穿着停當走下得床來只見一個庄家老磕頭稟着主人莫翁之命特來交盤牛畜與他一羣牛共有八九隻寄兒逐隻看相用

手去牽他鼻子、那些牛不皆認得寄兒、是個面生的、有幾隻騙攝不動、有幾隻奔突起來、老蒼頭將一條皮鞭付與寄兒、寄兒趕去將那奔突的牛兩三鞭打去、那些牛不敢違拗、順順被寄兒牽來一處拴着、寄兒慢慢喂放、老蒼頭道、你新到吾主翁家來、我們該請你喫三杯、昨日已約下沙三哥了、這早晚他敢就來、說未畢、沙三提了一壺酒、一個篾籃裡一碗肉、一碗芋頭、一碟荳、走將來、老蒼頭道、正等沙三哥來商量喫三杯、你早已辦下了、我補你分罷、寄兒道甚麼道理要你們破鈔、我又沒得回答處、我也出個分拿

如此會飲，未必不勝于衙門公酒

內罷了。老蒼頭道：甚麼大氣，直得這般商量。我們盡個意思兒罷。二人席地而坐，喫將起來。寄兒想道：我昨夜夢裏的筵席，好不齊整。今却受用得這些東西，豈不天地懸絕。却是怕人笑他，也不敢把夢中事告訴與人。正是

對人說夢　說聽皆痴
如魚飲水　冷暖自知

寄兒酒量元淺，不十分喫得多，飲了一杯，有些醺意。兩人別去，寄兒就在草地上一眠，身子又到華胥國中去。國王傳下令旨，訪得著作郎能統率多士，纔東

嚴整特賜錦衣冠帶一襲、黄蓋一頂、導從鼓吹一部、出入鳴騶前呼後擁、好不興頭。忽見四下火起。忽然驚覺、身子在地上睡着、東方大明日輪紅焰焰鑽將出來了、起來喫些點心、就騎了牛囘下裡放草、那日色在身上曬得熱、不過走來莫翁面前告訴、莫翁道、我這里原有簑笠一副、是牧養的人一向穿的、又有短笛一管、也是牧童的本等、今拏出來交付與你、你好好去看養、若瘦了牛畜、要與你說話的、牧童道、再與我一把傘遮遮身便好、若只是笠兒只遮得頭、身子須曬不過、莫翁道、那裡有得傘、池內有的是大荷

葉、你日日摘將來遮身不得、帝兒唯唯、受了簑笠短笛、果在池內摘張大荷葉擎着、騎牛前去牛背上自想道、我在華胥國裡此貴人、今要一把日照也不能勾了、却叫我擎着荷葉遮身、猛然想道這就是夢裡的黃蓋了、簑與笠就是錦袍官帽了、橫了笛吹了兩聲笑道這可不是一部鼓吹麼我而今想來只是歷的快活有詩為証

草舖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簑衣臥月明、

自此之後、但是睡去、就在華胥國去受用富貴、醒來

只在山坡去處做牧童無日不如此無夢不如是不必逐日逐夜件件細述但只揀有些光景的幾把來做話頭一日　中國王有個公主要招贅駙馬有人啓奏著作郎言寄華才貌出衆文彩過人允稱此選國王准奏就着傳旨欽取著作郎爲駙馬都尉尚楚陽公主迎入駙馬府中成親燈燭輝煌儀文璀璨好不富貴有賀新郎詞爲證

瑞氣籠清曉捲珠簾一時齊奏無限神仙離蓬島鳳駕鸞車初到見擁個仙娥窈窕玉珮叮噹風釵鬟嬌姿一似垂楊裊天上有世間少

那范陽公主生得面長耳大，嗓聲善嘯，規行矩步，顏會周旋。寄華身爲王壻，日久公主之前對案而食，比前受用，更加貴盛。明日睡醒，主人莫翁來喚，因爲家中有一匹拽磨的牝驢兒，一并交與他牽去餵養。寄兒看了，暗笑道：我夜間配了公主，怎生烜赫，却今日來弄這個買賣。伴這個衆生，跨在背上，打點也似騎牛的騎了到山邊去。誰知騎上了背，那驢兒只是團團而走，並不前進，蓋因是平日拽的磨盤走慣了。寄兒沒奈何，只得跳下來，打着兩鞭，牽着前走。從此又添了牲口，恐怕走失，飲食無暇，只得備了乾糧隨着

四處牧放，莫翁又時時來稽查，不敢怠慢一些兒。幸苦一日，只爲得曉聞好聽，是夜又夢見在駙馬府裡正同着公主歡樂，有隣邦玄苑樂浪二國，前來相犯。華胥國王傳旨，命駙馬都尉言寄華，討議退兵之策。言寄華聚着舊日著作衙門一干文士，到來也不講求如何備禦，也不商量如何格鬭，只高談正心誠意，强隣必然自服。諸生之中，也有情愿對敵的，多退着不用，只有兩生獻策，他一個到玄苑，一個到樂浪，捨身往質，以圖講和。言寄華大喜，重發金帛，遣兩生前往。兩生屈己聽命，飽其所欲，果 那兩國不來，言寄

華薦張功績奏上國王國王大悅叙録軍功封言寄
華為果甜鄉侯加以九錫身居百僚之上富貴已極
有詩為證

當時魏絳主和戎、豈是全將金幣供
厥後宋人偏得意、一班道學自雍容

言寄華受了封侯錫命緑敎衮冕鸞路乘馬彤弓盧
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手執圭瓚道路輝煌自朝歸
第有一個書生叩馬上言道日中必昃月滿必虧明
公功名到此已無可加急流勇退此其時矣直待禍
過災生只恐悔之無及言寄華此時志得意滿那裡

窮人說，豬兒都說，中人人有此

聽他笑道：我命中生得好，自然富貴逼人，有福消受，何須過慮。只管目前享用，笏了寒酸兒樣，曉得甚麼大笑。隊車喫了一驚，醒將起來，點一點牛數，只叫得苦。內中不見了二隻，山前山後到處尋訪蹤跡，元來一隻被虎咬傷，死在坡前，一隻在河中喫水，被湧將來，沒在河裡。睿兒看見，急得亂跳道：夢中甚麼兩圈來侵，誰知倒了我兩頭牲口。急去報與莫翁。莫翁聽見大怒道：此乃你的典守，人多說你只是貪睡，果見得坑了我頭口。取過匾擔來要打，睿見貴極，辯道麼來時牛尚不敢敵，況我敢與他爭奪，敢得轉來的麼

水中是牛常住之所、波浪湧來、一時不測、也不是我力攙得住的。莫翁雖見他拼得也有些理、却是做家心重的人、那裡捨得兩頭牛死、怒吽吽不息、定要打個檮十下。寄兒哀告討饒、纔饒得一下、打到九下住了手。寄兒淚汪汪的走到草房中、摸摸臀上痛處道、甚麼九錫九錫、到打了九下屁股。想道、夢中書生勸我歇手、難道教我不要看牛不成。從來說夢是反的、夢福得禍、夢笑得哭、我自念了此呪、夜夜做富貴的夢、所以日裡到喫虧、我如今不念他了、看待怎的。誰知這樣作怪、此呪不念、恐怖就來。是夜夢境荒唐、公

世情如此

主疽發于背假塞不起寄華盡心調治未痊國中二三新進小臣逆料公主必危寄華勢焰將敗摭拾前過糾彈一本說他架敵無策冒濫居功欺君誤國許多事件國王覽奏大怒將寄華削去封爵不許他重登著作堂鎖去大窖邊聽罪公主另選良才駙馬令旨已下隨有兩個力士將鋃鐺鎖了言衞業到那大糞窖邊墩着寄華看那糞穢狼藉臭不堪聞嘆道我只道到底富貴豈知有此惡境乎昔生之言今日驗矣不覺號咷慟哭起來這邊喻淚而醒嗐了兩聲道作你娘的惟這番做這樣惡夢看覷牲匹那匡龜

解得財而
[illegible]與衆晉

子蹇臥地下，打也打不起來，看他背項之間乃是纏損處爛了老大一片，此時寄兒慌了，道：「前番倒失了兩頭牛，打得苦惱，今這衆生又病害起來，萬一死了，又是我的罪過。」忙去打些水來替他滌洗瘡痂，尋去拔些新鮮好草來喂他，拏着鐵刀，堥山前地上下手斫時，有一科草甚韌，刀斫不斷，寄兒性起，連根一拔，拔出泥來，泥鬆之處，露出石板，那草根還纏纏繞繞絆在石板縫內，寄兒將鐵刀撬將開來，板底下是個周圍石砌就的大窖，裡頭多是金銀，寄兒看見慌了手脚，擦擦眼道：「難道白日裡又做夢麼？」定睛一看草

木樹石、天光雲影、眼前歷歷可數。料道非夢、便把鍬刀草薪一撥、道還幹那營生麼。取起五十多兩一大錠在手、權把石板蓋上、仍將泥草遮覆、竟望莫翁家裡來。見莫翁未敢竟說出來、先對莫翁道：寄兒蒙公公相托、一向看牛不差、近來時運不濟、前日失了兩牛、今蹇驢又生病、寄兒看管不來。今有大銀一錠、納與公公、憑公公除了原發工銀、餘者給還寄兒、爲度日之用。放了寄兒、另着人牧放罷。莫翁看見是錠大銀、喫驚道：我田家人苦積勤趲了一世、只有些零星碎銀、自不見這樣大錠、你却從何處得來、莫非你會

着外人做那不公不法的勾當，你快說個明白，若讒得來歷不明，我須把你送出官府，究問下落。寄兒道：好教公公得知，這東西多哩，我只拏得他一件來看樣。莫翁駭道：在那裡？寄兒道：在山邊一個所在，我因斫草，搗着的。今石板蓋着哩。莫翁情知是藏物，急叫他不要聲張，悄悄同寄兒到那所在。寄兒指與莫翁，揭開石板來看，果是一窖金銀，不計其數。莫翁喜得打跌，捧着寄兒背道：我的兒，偌多金銀東西，我與你兩人一生受用不盡。今番不要看牛了，只在我庄上喫些安樂茶飯，掌管帳目，這些牛隻另自顧人看。

并主公別牌夾

凡夢俱看釗子面

曾罷兩人商量把個草蓆來裡外用亂草襯塞中間藏着窖中物事莫翁前走寄兒馳了後隨運到家中放好仍舊又用前法去取不則一遭把石窖來運空了莫翁到家歡喜無量另叫一個蒼頭去收拾牛隻是夜就留寄兒在家中宿歇寄兒的床舖多換齊整了寄兒想道昨夜夢中喫苦誰想糞窖正應着發財今日反得好處果然夢是反的我要那夢中富貴則甚那五字眞言不要念他了其夜睡去夢見國王將言寄華家產抄沒發在養濟院中度日只見前日擁扣馬書生高歌將來道

落葉僻柯人生幾何六賊固而浸流入血三神山而查隔鯨波任誇百斛明珠虛延遐筭若有一卮芳酒且共高歌

寄華聞歌認得其人邀住他道前日承先生之教不能依從今日至于此地先生有何高見可以救我那書生不慌不忙說出四句來道

顛顛倒倒　何時局了　遇着漆園　還汝分曉

說罷書生飄然而去寄華扯住不放被他袍袖一揮悶得一跌即時驚醒張目道還好還好一發沒出息弄到養濟院裡去了須臾莫翁走出堂中元來莫翁

親之如兒、所以愛之如子

是女人的話

因得了金銀、晚間對老姥說道、此皆寄兒的造化、據着的、功不可忘、我與你沒有兒女、家事無傳、今平地空得來許多金銀、雖道好沒取得他的、不如認義他、做個兒子、把家事付與他、做了一家一計、等他養老了我們、這也是我們知恩報恩處、老姥道、說得有理、我們跟前沒個傳家的人、別處平白地尋將來、要承當家私、我們也氣不干、今這個寄兒、他見有着許多金銀、付在我家、就認義他做了兒子、傳我家事、也還是他多似我們的、不叫得過、外商量已定、莫論就是出來、把這意思說與寄兒、寄兒道、這個擡舉小人、小人[illegible]

麼敢當莫翁道若不如此這些東西我也何名享受你的我們兩老口議了一夜主意已定不可推辭嘗兒沒得說當下納頭拜了四拜又進去把老娘也拜了自此改姓名爲莫繼在莫家庄上做了乾兒子

本是驢前廝養　今爲舍內螟蛉

何緣分外親熱　只看黃金滿籯

却是此番之後晚間睡去就做那險惡之夢不是被火燒水沒便是被盜劫官刑初時心裡道夢雖不好日裡落得好處不像前番做快活夢睞日裡受辛苦以爲得意後來到得夜夜如此每每驚魘不醒纔有

他病難醫

些儺張認舊念取那五字眞言却不甚靈了你道何故只因財利迷心身家念重將時防賊發火起自然夢魂顛倒怎如得做牧童時無憂無慮飽食安眠夜夜夢裡逍遙享那王公之樂莫奇要尋前番夢境再不能勾心裡惝恍如醉如痴生出病來莫翁見他如此要尋個醫人來醫治他只見門前有一個雙丫髻的道人走將來口稱善治人間憂惱之症莫翁接到廳上教莫繼出來相見元來正是昔日傳與眞言的那個道人見了莫繼道你的夢還未醒麼莫繼道師父你前者教我眞言我不會忘了只是前日念了旣

夜受用後來因夜裡好處多應着日裡反處一種風
不敢念便再沒快活的夢了而今就念煞也無用了
不知何故道人道我這五字真言乃是主夜神呪華
嚴經云
善財童子參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毘羅
城見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神言我得菩薩破
一切生痴暗法光明解脫
所以持念百遍能生歡喜之夢前見汝苦惱不過故
使汝夢中快活汝今日間要享富厚晚間宜受恐怖
此乃一定之理人世有好必有歉有榮華必有銷歇

汝前日夢中、豈不見過了麼。莫繼言下大悟、側身下拜道、師父、弟子而今曉得世上沒有十全的事、要那富貴無幹、總來與我前日封侯拜將一般、不如跟的師父出家去罷。道人道、吾乃南華老仙漆園中高足弟子、老仙道汝有道骨、特遣我來度汝的。汝既見了境頭、宜早早回首。莫繼遂是長兄忽述與莫翁莫姥、兩人見是真仙來度他、不好相留、況他身子去了、還下了無數金銀、兩人儘好受用、有何不可、只得聽他自行。莫繼隨也披頭髮、挽做兩丫髻、跟着道人雲遊去了。後來不知所終、想必成仙了道去了。看官不信

只看南華真經衍此一段因果話本說徹權作散場

總因一片婆心　日向痴人說夢

此中打破關頭　棒喝何須拈弄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九終